

新音乐潜行记

颜峻 著

地下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4215

J605.2-53

Y105

地下

新音乐潜行记

颜峻 著



京电力大 00232760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地下: 新音乐潜行记 / 颜峻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5

ISBN 7-5039-2196-X

I. 地... II. 颜... III. 现代音乐—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J6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4489号

地地下——新音乐潜行记

著 者 颜 峻

责任编辑 王彦慧

装帧设计  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7,000册

书 号 ISBN 7-5039-2196-X/I·985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献给吴铁、柳遇午（老柳）和刘祖康（丕刘）
以及骨灰乐队和兰州噪音协会的听众们

阅读须知

1. 你喜欢音乐，或者不喜欢，这都不要紧，但希望你还有点热情和好奇心；
2. 乐评的作用不是评判和下结论；
3. 如果要在购买此书和演出门票之间作出选择，请选择后者；
4. 请尽量听一些相关的音乐，哪怕找起来不大容易，因为乐评毕竟不是美文；
5. 《摇滚黑话》里有一些术语的解释，但更多的没有——天底下哪有如此的好事；
6. 获取音乐资讯的最方便方式是使用网络搜索引擎，而不是问一个权威；
7. 听懂你不熟悉的音乐的最快捷方式是用本能，而不是用知识；
8. 不要相信一个不跳舞的DJ，也不要相信一个不看现场演出的乐评人；
9. 推荐一个网站：www.subborg.com；
10.

目录

1	铁血或盗汗 ——追忆十年摇滚(代序)
29	游魂指南
39	没有朋克思想, 只有朋克行动!
43	皮条客与禅
47	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音乐?
51	摇滚的皮毛
56	杂音
61	杂音 (Remix) ——世界从16 楼掉下来, 摔成了碎片
66	塑料毒品新声——日记一则
69	耳朵睡着了
71	大街上的事儿
74	自由与音乐
78	无限声音的图书馆——采样, David Shea 及其他
86	根 (有声读物《乡村音乐》自序)
89	排行榜是什么东西
91	坐井观歌
95	三百条短裤 (《狂犬吠墓》序)
100	Make Them Free (有声读物《铁血摇滚》自序)
103	无援的主流
106	真正的羊肉, 或谎言的不攻自破与伪生活的阶级进步



109	崔健的敌人
114	刘索拉与我们的宿命
118	罗百吉、张震岳、伍佰——披着狼皮的羊
121	塑料玫瑰花
123	唐朝为什么堕落？
128	我还爱着我爱的——从丁薇的《开始》开始
134	劳碌者说
137	干净
142	欢迎你来地下——导读Bad Head 四张专辑
151	Low-Low Fi, 小小样, 地地下——我所听到的中国地下音乐
168	我醒着, 不饿
172	乌托邦纪事
177	假若明天来临——舌头
184	狂犬的忧郁
188	欢迎再来地下——评“NO”《庙会之旅》
192	电子苍蝇的春天
195	刀锋
200	下一个先锋
207	七个兰州人
220	夜莺出门——在野孩子的记忆里
226	“你的热血哪去了？”——北京地下硬核
232	你才无聊呢！——评诱导社《二百一十四天和三个呕吐少年》
236	被抛弃的……
239	新来的外地人，听说叫“解散”
242	谁经历过？
245	吉他手骑鹅旅行记
249	大侠的故事



252	秋天里的虫子——四个梦游的青年
258	树村声明
262	地下成都
266	地下成都在北京
272	我们的另外两位同志
276	唐蕾家的客厅——小酒馆和地下成都
279	我见到了“杂音”
282	欧宁，在新时代的乌托邦
287	夜游者的方舟
292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02 迷笛音乐节纪事
313	游魂的七日——1999 年第七届北京国际爵士节周记
326	列位看官，先锋又来了
331	看起来是个老实人——大友良英在北京
338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
350	摇滚的哆嗦——1999 光大银行沈阳秋季户外摇滚音乐节
354	我们都是潜水艇
357	回忆一位天才
363	柯特·科本在忙蜂
367	在先锋的战场上旅游——林树一郎，或新风格爵士乐
370	除了噪音别无他物——澳大利亚怪客鲁卡斯·阿贝拉
376	我所认识的颜峻
380	我的书桌，我的物质和梦
386	行动，而不是言辞——颜峻专访
395	摇滚黑话



铁血或盗汗

——追忆十年摇滚（代序）

现在，我的电脑音箱里放着 Underworld 的碎拍欢舞，右边的卡座则传输着“木马”的歌特低吟，声响在相互掩盖，美学在厮咬，夜晚正式开始了。

我必须在天亮之前结束这次无谓的回忆——好像中国摇滚是我的邻居，死于10岁的车祸——我必须停止对三里屯的向往，停止对私人生活的奢望，也停止减肥，像每一个记忆力超人而且宽容得可怕的铁杆摇滚听众一样，给21世纪的读者一个交代。亲爱的人，你该知道我耗费了多少日夜，用去多少青春的美，甚至健康和眼泪，为的是现在说一声不错然后倒头睡去，而不是痛心疾首地计算有几张专辑、几个精英，并忙着在 Underworld 和木马之间选择更适于工作时聆听的一个……中国摇滚不是我的亲戚，我也不是它的律师，它的荣辱，为什么竟然成了我不能按时睡觉的理由？



美好的黑夜

按照普遍的说法，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漫漫黑夜。

既然是黑夜，那就应该赞美，因为黑夜里埋藏了无限的生机。在70年代末The Beatles被少数几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摇滚乐还连噪音都不是，但到了1984年的“七合板”，刘元就已经写出了《Go Away》这样冲动朴素的作品；1986年马克西姆餐厅为崔健提供了演唱《一无所有》的机会，到了1989年，北京的Party主办者付给乐手的酬劳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平均每人一两百元，这是不是证明了中国摇滚10年的徒劳啊——但黑夜的美好之处在于纯洁，那些今天被无情挖苦、耻笑的名字，那些因为缺少才华又无法超越名利而堕落的名字，在当年都是理想主义的最完美化身。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今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僵死于名誉的巅峰，但如果没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第一代摇滚人的饥饿、啜泣、辞职、昏迷、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亲爱的人，这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动力，就像90年代初的动力是颓废、现在的动力是个人创造、将来的动力是娱乐一样，典型的中国特色，带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伴随启蒙主义思潮，跃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峰。

在80年代，摇滚乐还没有基本的商业土壤，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派、崇高的精神背景，摇滚乐根本就没有力



量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唐朝”老五背床板的故事、王迪和丁武画风筝的故事，和更多故事一样，不仅传奇得可歌可泣，更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全国摇滚乐手的志向。

1985年，崔健写出了《不是我不明白》（它后来作为电影《顽主》的插曲出现，成了第一首触电的摇滚乐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节奏布鲁斯形式，倒是以R a p的面目出现，像是预示着崔健那一代音乐家后来对黑人音乐和技术的着迷。随之而来的，当然是1986年的《一无所有》，第二届百名歌星大合唱活动让崔健登上主流舞台，当然，这首歌的最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流行歌坛的“西北风”潮流，王迪、孙国庆、井冈山、田震等乏于创作阳刚型歌手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无所有》当然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而不是生理的愉悦或艺术的先锋开创了中国摇滚。

接下来，崔健两进北大，1988年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被看作他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正规演出。1989年，崔健在北展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次个演，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已经在前一年发行，这次演出也成了轰动首都的一件大事。敏感的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乐——娱乐、宣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的神话，它的背后，理所当然地，是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这有点像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音乐的本职工作。用美学家



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

早在摇滚被公开之前，1979年成立的“万里马王”（老哥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成立的“大陆”（第一支老外乐队，著名的吉他手艾迪就在其中）、1984年的“不倒翁”和“七合板”、1987年成立的“ADO”已经用翻唱流行、民谣、乡村、软摇滚和老摇滚作品来让北京的耳朵变得西化了。臧天朔、王迪、孙国庆、秦琦、丁武、张永光等人就是那时候踏入音乐不归路的。一直到1988年“萤火虫”（“零点”的前辈、广州“新空气”的同事，伴奏界的名人）的组建，期间“白天使”、“五月天”、“DA DA DA”等乐队也擦上了摇滚的边，而1987年组建的“黑豹”和“宝贝兄弟”（常宽、陈劲、张卫宁、赵牧羊）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摇滚乐队。那些最早参与乐队活动的青年，现在统统被当作摇滚前辈，而不只是音乐前辈，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他们做了叛逆的事，相对于音乐，他们担当了英雄的角色。

当然，在电声的背后，木吉他对这个社会的解放要广泛得多。1972年开始学习吉他的曹平有资格说明这一点。他从广州的业余吉他演奏者，到北京的摇滚战士和后来的传播者，见证了吉他文化为摇滚乐铺开的路基。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吉他热，和大学里的读书热、参政热一起，真正让青年成为青年，他们第一次成为拥有自己的特征的群体，并且开始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民间、青年、群众——中国摇滚只有在这一点上是和欧美国家相似的。如今超载又卸载的高旗，就是在1985年参加吉他比赛时认识



曹平、曹均兄弟的；不过，几个乐手的成果，远远比不上吉他对青年——摇滚乐基本受众——的培养更伟大啊。

受众眼里的早期摇滚，是战士和天使，是殉难记和侠客行，这也是第二代摇滚人喜欢打扮成美国硬摇滚商业明星模样的原因。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幼稚，这没什么。不过，这种神话倾向的另一面却是，摇滚生活的中国特色。广州的摇滚翻唱者们还在歌厅里跑场子的时候，北京的战士们创造了一种绝对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自从1984年国际俱乐部开始为“大陆”乐队举办Party以来，各大宾馆的Party成为了中国摇滚最早的温床，其中尤以马克西姆、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地最为知名。到80年代末期，观众和主办人渐渐以中国人为主时，却又变成了艺术、文化圈里一种最新的时尚，对有的人来说，去看摇滚乐Party和参加贴面舞会是同样刺激的圈中乐事。这种边缘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让摇滚乐真正从社会底层产生对抗，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建立了贵族化的风景。在大众那里，摇滚乐是没有身体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社会应有的基础；在圈子里，摇滚乐是远离主流的另一中心，边缘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群众娱乐、群众文化的迹象。后来，“呼吸”、“眼镜蛇”这些毫无音乐价值的乐队奇迹般地出现，和他们所依赖的传媒优势、话语强势是分不开的。

中国摇滚的神话效益让它在石头上生长到了90年代，其负面效益就是，时至今日，神话、仪式化、文学化、浪漫主义的目光仍然笼罩着它，盲目的热爱让新的孩子失去着独立的思维和感觉。当年的启蒙和解放，今天已经变成



了新的枷锁。

1989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无疑是值得一再研究的。摇滚乐从这里进入了一个10年，并且艰难地摆脱了80年代的贫瘠、理想和幼稚。而青年的性格也好像突然成熟，从单纯的浪漫，进入务实，甚至实用主义的理智之年。

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下，我们进入了1989年。这一年是北京摇滚Party最热闹的阶段，李季在这一年由摇滚实践者变成了忙碌的Party主办人，“星光”的Party尤其令人怀念。“面孔”、“TOTO”、“唐朝”、“眼镜蛇”、“呼吸”、与侯牧人合作的“现代人”、“青铜器”、“1989”也都是这一年组建的。西三旗宾馆最初的摇滚群落（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社群，反映出摇滚的理想本质）、资讯的膨胀、收入的增加、老外的热情，使得摇滚风景成型；借助1988年以来全社会的热情、激进、开放和严肃的面貌，摇滚乐当然也有了蒸蒸日上样子。除了1988年组建的“清醒”似乎在追求空灵，其他的乐队几乎都走上了高大、膨胀的路线，成功者如“唐朝”，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专辑《梦回唐朝》中一次性用完了中国摇滚所有的大气和豪情，失败者如“呼吸”，1989年录制、1992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升》已经成为晚会式假大空音乐的代名词。

在社会动荡之际，音乐家们灵魂深处当然也颇有得失，个人生活的变动、演出环境的变动，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



他们。众所周知，“唐朝”《太阳》的创作就和丁武的新疆之行有关。有的乐队解散了，有的人却因为对现实失去兴趣而投身于此。集体理想的迅速流失、对社会的热情关注向自我的迅速撤退，大家都是如此，摇滚乐的位置也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之门。当然，首先，它的前景也和其他青年文化在1983、1987年的遭遇一样，变得委屈和黯淡。大家都开始灰头土脸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摇滚乐的众多误会之一：它在中国竟然被看作先锋艺术并冠以前卫、实验的名字，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青年的概念和实体，作为非阶层化的青年的产生、成长必然要遭受社会的考验；在考验中，青年文化的确有广义的“前卫”涵义，但迟早会在商业社会中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不要改变、做什么、为什么做，是这些没有单位也没有前例可循的浪子要思考的……至于更多，不说也罢。

青年的变化有如电光石火，所有的虚妄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大学生和摇滚乐的感情，也是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3月的“现代艺术大展”把前卫艺术的炸弹掷向了公众，摇滚乐的前卫已经算不上可怕，一种年轻的气质鼓励了摇滚乐和自由主义的联合，“北京大学崔健后援会”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没有基础的浪漫里，人们对摇滚乐的信任盲目增长，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青春岁月。在全国各地，任何人只要使用电声乐器和架子鼓，就会引来不多但绝对热烈的支持，那些在舞厅里伴奏的乐手，很快有了类似地下音乐家的身份。后来，在狂欢的气氛中，大家发现了不插电的、类似集会上的Bob Dylan的情



形，青年和摇滚乐一起体验着集体浪漫的巅峰，大家一样不现实，一样有责任感，一样热情。然后，青年回到现实中去，埋头苦干，抛弃了好奇心、热情和别的；摇滚乐则没有什么务实的去处，孤独地飞了，只好加倍地陷入空虚，要么向后来的颓废滑动，要么向美好的幻境狂奔——众所周知，摇滚乐务实，只能意味着批判或娱乐，这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潮像回光返照一样，用完了大学生，也是青年对摇滚乐最后的狂热。大起大落的变迁，印证着社会运动——而不是艺术——的规律，迟早要让摇滚乐从精英手中移交到大众怀里。

流氓

现在要说到电影——被删改8次并更名为《长大成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它是中国惟一可以看下去的摇滚电影。相比《北京杂种》的含糊和《头发乱了》的庸俗，《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但对摇滚人士来说，它最大的贡献则是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其真实程度达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板儿砖。

电影是从70年代开始的，然后可以窥斑见豹，看到80年代多数乐队的诞生，甚至经纪人在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龌龊嘴脸。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摇滚乐的精神价值成反比，但和机会、数量、水平成正比，后人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对摇滚乐意味着什么。但最厉害的是1989年——一个被忽略的记忆——后，主人公回到90年代初的北京，经历了繁荣



的Party 岁月，见到了吸食毒品的忧伤同行，见到了躲在小屋里的苦孩子兼混混，见证了中国摇滚一个重要的、没有人喜欢提起的阶段。在一种真实的颓废气氛中，《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太多令人感动的镜头之一，是“兰州女孩”在迪厅喊“流氓”时，所有人都开始齐呼“流氓”，这个称呼，是如此贴切、恶毒和亲切地形容了复杂的摇滚人。

——这个跨度，从1990年开始，大约到1995年结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人和事，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它的表面现象就是被很多人攻击的重金属热和颓废风气，这攻击的前者来自今天的新生代，后者是当时装神弄鬼的主流媒体。它的背景，是从1989年延续下来的心理、社会、经济，摇滚乐在这段日子里简直太过艰难，而且几乎一无是处。它的内部，是一直到了《红星一号》才暴露出来的虚假繁荣，是铺路石、牺牲品、老战士苦斗而庸才、衙内和傻逼被尊重的时代，是第二代摇滚人误入歧途的病态挣扎，是“圈子”这个专有名词最终的形成。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词汇，后来的“胡同摇滚”、“痞子摇滚”、“摇滚圈(juàn)”也主要指向这一批乐队。

在观看《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时，大家大笑着发现了给人提琴的群众演员詹华，他是北京最好的企宣之一，现在早已经不留长发了，他留着时尚胡须。但那时人人都要留长发啊。做一个摇滚人，大夏天也得穿战靴，皮夹克来自南方手工作坊但骷髅项链是真的美国A牌，长发不是作为个性的标志出现的——这是又一个误会——个性意味着

